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四十四回 老母求國師講和 元帥用奇計取勝

詩曰：西嶽峻嶒竦處尊，中峰羅列似兒孫。
安得仙人九節杖，柱到玉女洗頭盆。
車箱入地無歸路，箭括通天有一門。
稍待秋風涼冷後，高尋白帝問真源。

白蓮道長道：「這是個甚麼山？」老母道：「這就是個西嶽華山。」白蓮道長道：「怎麼叫做華山？」老母道：「因是西方太陰用事，萬物生華，故此叫做個華山。」白蓮道長道：「陳搏老祖還在哪裡？」老母道：「就在這裡，我和你且行幾步。」走過芙蓉峰、明月峰、玉女峰、蒼龍嶺、黑龍潭、白蓮池、日月崖、仙掌石、得月洞、總仙洞，白蓮道長道：「怎麼還不見個老祖？」老母道：「前面就是。」轉一彎，抹一角，進了一個小小的庵堂。白蓮道長道：「這是哪裡？」老母道：「這叫做希夷庵。」庵裡不見，又轉到一個香噴噴的石洞裡面。白蓮道長道：「這是哪裡？」老母道：「這是陳希夷睡洞。」只見陳搏老祖睡在一張石牀上，鼻子裡頭一片的鼾響。老母叫道：「希夷先生好睡哩！」希夷先生過了半晌，才轉個身，才歎口氣，才撐開眼來。卻只見是個治世老母，連忙的爬起來，整衣肅冠，兩家相見。希夷道：「不知老祖師大駕降臨，有失迎候。」老母道：「輕造仙山，特因小徒受些厄難。」希夷道：「是哪一位小徒？有甚麼厄難？」祖師道：「是我起首的小徒，叫做火童兒。在於西洋爪哇國，初被佛爺爺一個鉢盂蓋著在地上，特請老祖師高抬貴手，揭起鉢盂來，救他一命。」希夷道：「貧道已超三界外，怎麼又好去混擾凡間。」老母道：「祖師是個不肯去的意思。」希夷道：「非不肯去，只因有些不便處。」老母道：「祖師，你莫怪我說，當初哪裡有這等的世界，哪裡有這等的名山？虧了我治世之功。你今日既不肯去，我把天下的山都收了，看你睡在哪裡。」陳希夷看見個老母發性，只得勉強依從，說道：「老祖師不須急性，貧道就去。」老母道：「既如此，請行。」希夷道：「請先行，貧道就到。」白蓮道長道：「請同行罷。」希夷道：「此一他是誰？」老母道：「也是小徒。也只為了他的師兄，同行到此。」希夷道：「既如此，同行罷。」

兩個祖師，一個徒弟，齊駕祥雲，竟到西洋爪哇國。陳搏老祖把個鉢盂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量此些小的鉢盂，有何難處？」老母說道：「這個鉢盂雖小，其實難揭。」陳搏老祖把個手去摩一摩，只見鉢盂上有千千條瑞氣，有萬萬道祥光。陳搏心裡想道：「這個鉢盂果真是個寶貝。我也不管揭得起，揭不起，盡我的心塞個責就是。」連忙的伸起手來，左一揭，揭不動；右一揭，揭不開。陳搏老祖也不作辭，駕祥雲而去。驪山老母看見個陳搏老祖不辭而去，心上愈加吃力，高叫一聲道：「燃燈佛金碧峰，你今日把這等一個鉢盂和我賭勝，我若不能奈何於你，誓不回山！」一駕祥雲，竟到寒冰嶺積雪崖，取過三千諸聖，四位天仙，一千天兵天將，誓與金碧峰賭勝。

卻說碧峰長老坐在千葉蓮臺之上，一陣信風所過，已知其意，心裡想道：「驪山老母動殺戒之心，他明日來時，豈不驚了我們寶船上耳目。」即時一道牒文，關會雷音寺掌教釋迦牟尼佛，借取佛兵一支。又一道牒文，關會東天門火雲宮元始天尊，借取仙兵一支。關會已畢，天色漸明。二位元帥親自來見國師，說道：「伙母又請下一位師父，口稱是個甚麼治世無當老母，又來挑戰，坐名要國師老爺出馬，故此特來報知。」國師心裡想道：「你們只曉得他來討戰，卻還不曉得我和他賭過多少勝了。」慢慢的說道：「元帥不必費心，貧僧自有個區處。」

好國師，一行說有處，一行就走。走下船來，起頭一看，只見正西上一朵祥雲，擁護著驪山老母，現了丈八真身，左有金蓮道長，右有白蓮道長，後有獨角金精獸，手執七星皇旗。國師也連忙的現出丈六的紫金身，左有阿難，右有釋迦，後有護法韋馱天尊，手執降魔藍杵。老母道：「燃燈佛金碧峰，你抵死的賣弄鉢盂，今番看吾手段也！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說個甚麼手段？」道猶未了，半空中劃喇一聲響，早已現出一座削壁的高山，懸著半空中，漸漸的往下來座，連天也不知怎麼高，連四面八方也不知怎麼大，連日月三光也不知怎麼形影，連四大部洲也不知怎麼著落，黑霧雙垂，陰雲四合。國師也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這三座山雖然不曾落地，卻也離地不遠，倘或再往下一座，卻不坑壞了我萬國九州的軍民百姓。」佛爺爺是個慈悲方寸，連忙的問道：「哪一位神祇和我劈開這個山來？」只見一位神將，身高三丈八尺，手執開天大斧，腳踏九扇風車，朝著佛爺爺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小將是靈山位下四大部洲都元帥句龍神是也。領了牟尼佛爺的慈旨，特來聽宣。」只見左手下又有一位神將，身長三丈四尺，左手一座黃金寶塔，右手一桿火尖神槍，朝著佛爺爺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小神托塔李天王是也。領了牟尼佛爺慈旨，特來聽宣。」只見右手下又有一位神將，身長三丈六尺，三個頭，六隻手，六隻眼，六股兵器，朝著佛爺爺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小神是哪吒三太子是也。領了牟尼佛爺慈旨，特來聽宣。」佛爺道：「這三座山是驪山老母掉下來的。既有三位神將在此，你與我劈開來。」三位神將齊齊的答應一聲「是」，一擁而去。

這三位神將一則是仗了佛爺爺的佛力，二則要施展他平日的神威，分頭兒一人一座山，只指望劈破蓮蓬尋子路，雙龍出海笑顏回。哪曉得這三座山就卻是生鐵鑄成的，卻又是吸鐵石兒長成的。怎見得是鐵鑄成的？句龍神的斧子都砍缺了；李天王塔頂都磨穿了，火槍都戳卷了；三太子的六股兵器都使盡了，並不曾看見有半點癢痕，並不曾看見有半毫凹凸。這卻不是個生鐵鑄成的！怎見得是吸鐵石兒長成的？句龍神的斧子拔不出；李天王的寶塔移不動，火槍取不來；三太子的六股兵器撇不開，一件件像生了根一般。這卻不是個吸鐵石兒長成的！三位神將不得成功，回見佛爺爺，說道：「這三座山好厲害哩！」

佛爺爺辭別了三位神將，又說道：「哪一位神仙為我劈開這個山來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一陣信風吹下八位神仙來，齊齊的朝著佛爺爺行一個禮，第一位漢鍾離，第二位呂洞賓，第三位李鐵拐，第四位風僧壽，第五位藍采和，第六位玄壺子，第七位曹國舅，第八位韓湘子。佛爺爺道：「這三座山是驪山老母掉下來的。既有各位大仙在此，何不與我劈開它來？」八位神仙齊齊的答應一聲「是」，一擁而去。這八仙各人用一番仙力，各人設一番仙術，各人搬出一班仙家寶貝，只指望一戰成功。哪曉得勞而無用。內中有一位神仙高叫道：「列位都不濟事，不如各人散了罷。待我來設出一個妙計，撞倒這三座高山。」眾人起頭一看，原來是個呂純陽洞賓先生。他說了這一句大話，即時問取下背上的葫蘆，把海裡的水灌滿了，一直站著山頭上澆將下來，就像五六月的淫雨一般，傾盆倒鉢，晝夜不停。好個呂純陽，卻又借將海裡的水，望上長起來，若是等閒的山，一撞便倒。老母這個山其實的有些厲害哩！任你這等的大雨，山頂上的石子兒也不能衝動了半個；任你這等的大水，山腳下的柴兒草兒也不能衝動了半毫。呂純陽也沒奈何夕只得回覆了佛爺爺。

佛爺爺心下分吃惱，猛然間左手閃出一個阿難來，朝著佛爺爺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若要奈何這個山，還是佛門中才得它倒。」佛爺道：「佛門中只有我大，我也不能夠破得這個山，終不然還有大似我的？」阿難道：「佛爺豈不知彌勒佛、釋迦佛賭勝的事？」佛爺道：「是哪一次賭勝的事？」阿難道：「是那一次釋迦佛偷了彌勒佛的鐵樹花，要掌管世界，彌勒佛就把個世界上的中生好人，都裝在乾坤又袋裡面。這乾坤又袋，卻不是個贏手！」佛爺道：「只怕這個又袋也不濟事。」阿難道：「世界上萬國九洲，其中的好人該多少哩？裝在又袋裡面還不夠一個角兒，何況此三座惡山。」佛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一聳金光，竟到三三三天之外雁摩天上彌勒宮中，見了彌勒佛，把個下西洋的事故，借又裝的緣由，都細說了一遍。彌勒佛不敢怠慢，取出乾坤又袋來，把又袋裡的好人都抖在偏衫袖子里，卻把個空又袋遞與佛爺爺。這一抖又袋不至緊，方才偏衫袖子里面走出些好人來，到如今世界上才有好人，只是少些。不然卻都是些亂臣賊子，不忠不孝，愈加不成個世界。

卻說燃燈佛接了又袋，一聳金光，轉到西洋爪哇國，遞與阿難。阿難駕起祥雲，把個乾坤又袋望下一撇，撲地一聲響，早已不

見了三座高山，晴天朗朗，紅日當空。阿難收起了叉袋來，只見叉袋是個空的，沒有甚麼山。怎麼沒有了山？原來這三座山就是驪山老母法身變的，他恐怕裝在叉袋裡不得出來，故此撲地一聲響，山就不見了。佛爺起頭一看，只見正西上一駕祥雲，端坐著一個驪山老母，帶領了許多天神天將，半空中高叫道：「燃燈佛金碧峰，我今日教你認得我來！」道猶未了，手裡的金槍望空一撇，撇將下來。一變□，□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就有萬道金槍往佛爺頂陽骨上齊戳將下來。佛爺見了金槍，連忙的現出千葉蓮花，千葉的蓮花，瓣瓣托住了老母的萬道金槍。按此一回佛爺受金槍之難。佛爺即時傳出一陣難香，驚動了靈霄寶殿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叫過千里眼、順風耳來，吩咐他打聽下方何人，現受何難。二位菩薩竟出南天門外打聽一番，早知其意，回覆道：「是燃燈古佛與驪山治山的老母賭勝，佛爺受了金槍之難，故此一陣難香上聞。」玉皇大帝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佛受金槍之難，吾當解釋。」即時一駕祥雲，先到補陀落伽山，會了紫竹林中觀世音菩薩，同往西洋，見了佛爺爺。佛爺道：「貧僧因奉大明國朱皇帝欽差來此西洋，撫夷取寶，不料驪山老母無故把萬道槍加害於我，不知是何道理？」二位說道：「佛爺寬心，不鬚髮怒，大家講和了罷。」二位去見驪山老母。老母道：「燃燈佛自逞其能，把個鉢盂蓋了我徒弟一百多日，不肯掀開，此何道理？」二位道：「你先收了金槍，容我二人去勸佛爺爺掀起鉢盂，救你徒弟。」老母道：「既承二位尊命，敢不依從。」即時收了金槍。二位又見佛爺爺，說道：「老母收了金槍，望佛爺爺掀起鉢盂，放了火童，免得傷了釋、道二家的體面。」佛爺道：「非干貧僧執拗，只是這個老母輕易動了殺戒之心，不像有這些年紀的。」二位道：「自是老母理缺，佛爺爺於人何所不容。」佛爺道：「既承二位大教，容貧僧現了四大假相，揭了鉢盂，放了他的徒弟就是。」一個玉皇大帝，一個觀世音菩薩，解釋了釋、道二家之爭，一駕祥雲而去。佛爺收了千葉蓮花，現了四大假相。老母也自落下雲頭來。

卻說寶船上二位元帥、一位天師、一干將官，只見國師出馬，一會兒天昏地黑，一會兒天清氣爽，一會兒天上掉下山來，一會兒海裡湧起水來。又不見個國師在哪裡，又不見個番兵番將在哪裡，寶船上好憂悶也！不覺的過了一七，猛然間一個國師站在地面上，後面站著一個雲谷徒孫，對面站著一個驪山老母，眾人無限歡喜。老母道：「我已收了金槍，佛爺爺你須把個鉢盂揭起。」佛爺道：「既和氣講理，我怎麼不揭起鉢盂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佛爺的偏衫袖兒動了一動，即時跳出一個一尺二寸長的小和尚來，朝著佛爺爺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呼喚弟子何方使用？」佛爺道：「你把那地上的鉢盂揭起來與我。」小和尚得了號令，不慌不忙走近前去，把個鉢盂的底輕輕的敲了一敲，那個鉢盂一個筋斗，就翻在他的手上，一手接著，雙手遞與國師。驪山老母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我費了許多心事，差了許多諸天諸聖，都不能夠掀動半分，誰想這等一個小小的和尚，倒反不費些力掀將起來，可見得佛力廣無邊。」老大的心裡歎服。連火母今番出來，不敢亂開半個口了。老母道：「你拜謝了佛爺爺，賠個不是。」佛爺道：「哪裡要賠不是。你只勸解國王，教我早早的獻上我的傳國玉璽來，萬事全美。」老母道：「我帶得我的徒弟回去，哪管他甚麼閒事。」一駕祥雲而起。王神姑看見個師父離了鉢盂，師公口裡嘖嘖唧唧，只說他是個贏家；看見國師奉爺隻身獨自，又且嘿嘿無言，只說是個輸家。驛馬而來，要見師父，不想師父跟著老母去了。他心裡想道：「師父雖然去了，量這等一個和尚，豈可不奈他何！」放開馬，就要生擒和尚。國師卻又將計就計，竟望寶船上跑。王神姑逕自趕到寶船邊來。原來國師是個古佛臨凡，不比等閒之輩，故此王神姑饒他勒馬加鞭，趕他不上。他早已見了元帥，定了計策，一聲信炮，左角上閃出左先鋒張計，右角上閃出右先鋒劉蔭，前營裡閃出應襲王良，後營裡閃出武狀元唐英，左營裡閃出疾雷鍾黃棟良，行營裡閃出任君鏗金天雷，前哨閃出狼牙棒張柏，後哨閃出黑都司吳成，左哨閃出宜花斧黃全彥，右哨閃出長槍許以誠，一齊圍住了王神姑，一片吆喝道：「潑賤婢！今番哪裡走！」你一劍，我一刀；你一槍，我一棒；你一鏡，我一錘。王神姑打個假冒兩寒雞，獐頭鹿耳。分明要念咒，喉嚨裡又嚶不出聲氣來；分明要出去，頂陽骨上又沒些煙火。撲地一聲響，掀在馬下。也不知道是哪個下手的，一會兒渾身鮮血，滿面通紅。你也要搶功，我也要搶功。你也要抓王神姑，抓不起來；我也要抓王神姑，抓不起來。人又多，馬又眾，正叫做人頭簇簇，馬首相挨。可憐一個王神姑，就在馬腳底下踏做了一塊肉泥。眾將官看見踏做了一塊肉泥，卻才住了手。一聲鑼響，各自收兵，沒有甚麼回覆元帥，只得抬過了這一塊肉泥來，做個證明功德。元帥問國師：「這個肉泥可是真的？」國師道：「他原日有誓在先，今日怎麼假得？」元帥道：「終不然一個誓願這等准信。」國師道：「彼時節貧僧就叫過咒神來，記了他咒語。」元帥道：「今日臨陣之時，怎麼就有個咒神在這裡？」國師道：「適才又是貧僧叫過咒神來，還了他這個願信。」元帥啞啞的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怪不得你進門之時，口兒裡嚶也嚶的。」國師道：「放得去，須還收得來，不然養虎貽患之罪，貧僧怎麼當得起哩！」元帥道：「這個潑賤婢，多謝國師佛力，再得除了咬海干就好。總求一個妙計，國師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個不在貧僧，貧僧告辭了。」長揖而去。

此時天色已晚，好個三寶老爺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。即時叫過五□名夜不收，耳根頭告訴他如此如此。叫過左先鋒張計，耳根頭告訴他如此如此。叫過右先鋒劉蔭，耳根頭告訴他如此如此。叫過左哨黃全彥，耳根頭告訴他如此如此。叫過右哨許以誠，耳根頭告訴他如此如此。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王神姑又來了。」三寶老爺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在哪裡？」藍旗官道：「適才又在營外，一人一騎，掠陣而去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可看得真哩？」藍旗官道：「小的看得真，一字不差。」老爺道：「既在營外掠陣而去，快差左右先鋒領兵追他下去，再差左右兩哨領兵，一並追他下去。」吩咐已畢，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有些蠟事，怎麼處他？」王爺道：「一個人踏做了一塊肉泥，怎麼又有個再活之理！」老爺道：「雖沒有這個理，卻有這個事。你教我怎麼處治於他？」馬公道：「當初都是國師老爺放他回去，少不得還在國師身上。」一會，請過天師、國師來，告訴他這一番的蠟事。天師道：「貧道適來袖占一課，占得是個賊星入墓，怎麼又有個再活的事？」老爺道：「既不再活，怎麼又在這裡掠陣而去？」你爭我爭，國師只是一個不開口。老爺道：「請教國師，還是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個事貧僧有所不知。」馬公道：「當初是國師老爺放了他，如今還求老爺做個長處。」國師道：「元帥已經調兵遣將，自有成功，不必多慮。」馬公道：「似此說來，老爺的咒神也不靈了。」國師道：「到底是個靈的。」馬公道：「既是咒神會靈，王神姑不宜又活。」國師只是低了頭，閉了眼，再不作聲。

卻說左右先鋒、左右兩哨得了將令，各領一支軍馬，追趕王神姑。只見王神姑先是一人一騎，次後遇著咬海干，兩人兩騎，更不打話，只是往前直跑。趕到一個處所，地名革兒，拿住一個頭目，叫做個那刺打，原係我南朝廣東人。見了二位先鋒，帶領了一村人，也有唐人，也有土人，磕頭如搗蒜，都說道：「小的們再無二心，番憑先鋒老爺使令。」張先鋒說道：「也沒有甚麼使令，只要你們納貢稱臣，不反背我天朝就是。」眾人一齊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年年納貢，歲歲稱臣，再不敢反背天朝。」張先鋒領了一支軍馬，紮了一個行營，守住這個革兒地方。

右先鋒同了兩哨副都督，跟定了王神姑、咬海干，又到一個處所，地名蘇兒把牙，拿住兩個頭目，叫做蘇班麻、蘇刺麻。兩個頭目見了天兵，帶領著一千西番胡人，磕頭禮拜，都說道：「不干小的們事，望乞老爺饒生！」劉先鋒說道：「我這裡饒你們的殘生，只是你們都要納貢稱臣，不可反背我們中國。」眾人一齊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年年納貢，歲歲稱臣，誓不敢反背中國。」劉先鋒領了一支軍馬，紮了一個行營，把守了這個蘇兒把牙地方。

左右兩哨跟定了王神姑、咬海干，又到一個處所，地名滿者白夷。這正是番王據止的去所。王神姑看見追兵來得緊，就同了咬海干竟進到番王殿上，拜見番王。番王還不曾開口，外面兩員副都督也自趕進殿來。番王慌了，閃進宮裡而去。王神姑撇下咬海干，也一竟走進宮裡面去。長槍許副都也一竟走進宮裡面去。番王慌了，走上百尺高樓第九層頂上。王神姑也走到百尺高樓第九層頂上。長槍許副都也趕到百尺高樓第九層頂上。王神姑高叫道：「我王不要慌張，小臣在此保駕！」番王道：「南兵來得緊，怎麼處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小臣會騰雲駕霧，怕他怎麼！」番王道：「多謝愛卿之力，異日犬馬不忘。」道猶來了，一條索把個番王捆將起來。番王道：「怎麼反捆起我來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捆得緊才好騰雲。」捆到殿上，只見咬海干也是一條索捆在那裡。此時正是雞叫的時候，雖有些燈火，人多口多，也看不真了。咬海干說道：「女將軍，我和你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你怎麼下得這等毒手？」王神姑說道：「不是下甚麼毒手，捆起來大家好騰雲的。」番王道：「既是騰雲，我和你去罷！」王神姑一手一個，一揪兩揪，都揪在馬上。又說道：「你們都閉了眼，這如今連馬都在騰雲哩！」卻又催上一鞭，馬走如飛，哄得那兩個緊緊的閉了四隻眼，心裡想

道：「這等騰雲，不知天亮騰到哪裡也？」及至天亮，王神姑一手掀翻他們下來，喝聲道：「齊開眼來，已自騰你到了九梁星裡，只怕你們沒法坐處。」兩個人睜開了眼，只見是個中軍寶帳，上面坐著兩位元帥、一位僧家、一位道家。番王看見，就心如刀割，肺似貓抓，放聲大哭，罵說道：「賣國賊！你今番誤我也。」元帥道：「你罵哪個？」番王道：「罵那賣國的王神姑。」元帥吩咐解了他兩個的繩索，叫劊子手過來，把一根鐵索鎖在他的琵琶骨上。一個人琵琶骨上一刀，一個人鎖上一根鐵索，跪著在階下。元帥道：「哪個是都馬板？」番王道：「我是都馬板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是個甚麼番王，敢無故要殺我天使，敢無故要殺我從者百七十人，又敢無故併吞東王，合二為一。」叫刀斧手來：「把這番王細細剝他的皮，剮了他的肉，拆了他的骨頭，叫他做鬼也認得我南朝大將。」

不知果真的是剝皮、剮肉、拆骨頭也還是不曾，且聽下回分解。